

味檠齋文集

七





味 壁 齋 文 集

(七)

趙 南 星 著

味槃齋文集卷七

序

壽大中丞見泉魏公序

粵稽三五之隆。君臣合德。惠安天下。於時三台齊色。五氣咸敘。遐邇禔福。以至懷生之類。靡不得所。叔季之世。則反是矣。天之與人。精祲相盪。善惡相感。明白如此。論者或以天道悠悠。忽不可問。其亦未之思也。大都位高者其功大。大則能動天。故人君能動天。大臣能動天。德純者其善精。精則能動天。故聖人能動天。大賢能動天。魏公以中丞撫晉九年矣。九年之中。無一念不在民。無一事不規千百世之利。文武吏有不奉法者。輒劾去之。不少姑息。州倖以下墨斂者。卽達之主爵。轉左官去。其輩不無怨曰。每偶月。晉中劣轉者半天下矣。然公論以爲便。便士民。歲令有司積穀。以備凶荒。稽覈甚嚴。汾州有二藩邸。人衆或躋民。州吏苦權輕。去府遠。獄訟文奏。苦淹時日。疏請升爲府。晉北西北近邊。自款市後。有司大抵怵惕。不爲備。公視其要害。城忻州。城崞縣。城方山鎮。而黃龍池草垛山河會諸處。皆爲設兵守之。及所督造鎧甲戎器。無慮數十萬。公坦蕩恬忽。於天下無所求。所謂食菽飲水。有不得已者。至爲國與民爭是非可否。卽其身有

所不顧其精神志意。非念窮民則慮邊患耳。是以三晉之間。吏遂遂奉法。比歲不稔。民無捐瘠。敵受約束。不敢犯。晉之婦人小子。皆敬公如神明。愛之如父母。公嘗被口事。則數千人詣闕保留。身都大臣。其爲善精。成功大如此。魏公而不足以動天。是天者蒼蒼而已。必不可動。而天之視聽。有外於民也。道其廢矣。魏公今年六十。太公年九十五。尙健。福壽子孫。無不甚多。德業文章。無不甚盛。斯古今之所罕見也。非天而孰與之。非動天而焉致之。書不云乎。天壽平格。保乂有殷。大臣之壽。而國之保乂以之。言功大也。詩不云乎。彼交匪敖。萬福來求。匪敖匪以求福。而福求之。言善精也。惟魏公足以當之。太公厚德人也。趙魏間號爲大人。是以能生魏公。魏公以三晉之懽心事太公。天之所以福太公與魏公者。詎有窮已耶。晉藩司諸公。將稱觴於公。屬余爲言。余心服魏公而不能言。然諸公之稱觴也時哉。夫魏公於天下。無所求也。惟不得定省太公。寤寐於懷。章數十上不報。頃者乃得請。魏公喜可知也。其訢然舉諸公之觴也哉。

壽憲翁王老公祖序

夫自上古迄今天下。大都易陂而難平。暫治而常亂。然天不遂黜。地不遂阨。日月不遂翳。鬼不傷人。而華不淪於夷者。何哉。則以正人君子。不絕於世也。有天下者。培養信任之則治。摧折之則亂。此覘國之定術也。今天下不可謂平治矣。乃畿輔之南。吏治清肅。閭閻不擾。而山林之士。得以保其親戚鄰里。無流亡之苦。嗟號之聲。則中丞王公之以也。王公以上特簡。來撫畿南。見天下風俗垢而民生墊也。察吏以廉爲本。

嚴徵收投櫃之禁。帥舉其最者以風。故其屬爭勸而廉。夫大臣非小臣之比也。大臣之舉其任也。以意而已矣。克己奉公。身家之不知者。自律之意也。眈分涇渭。而激厲之者。率下之意也。意通而下無不從矣。故書之稱畢公者。正色率下。罔不祗師。言夫正色。固不言而化矣。如是而後可爲大臣。王公以之。夫常山京師之門戶也。右晉中俗淳。又界以太行。姦宄無所容。左河間郡。海濱廣斥。多菴蒲。其南爲齊之臨清郡。其東南爲徐沛。商賈之區。五民囉雜。合任搏掩之徒所麇聚也。故盜賊橫行。民苦之久矣。繇上下悠悠煦煦。以至於此。長之必至大亂。公首論有司之隱匿者曰。縱虎而欲人無畏。非也。多方弭盜。且議設武吏。陳兵守要害之地。如故事。而盜賊遠竄。其遏亂綏民之功茂矣。客歲畿南苦水。民饑。又苦榷稅。公上疏留稅金賑救。卽常山一郡。至餘二萬不報稅。瑞日督迫之。不與也。無何而恩詔允可。郡中復有榷木商者。其儼從乃牟及他貨。商民近始敢告。公輒創之。而市肆不擾矣。日福王之國。其一二中官橫索暴虐。吏民不堪。公使人文諭。一醉豎向公。囑言。公上疏坐數其罪。遠邇皆爲公危之。留中爲幸。聞上乃密令法中官。於是自趙魏以南。其徒束手不敢動。此公撫畿南之梗概也。然則此六郡者。豈可不謂太平耶。七月二十三日爲公誕辰。典城諸長吏將上壽。而謀於趙子曰。下官無可爲公壽者。子其爲詞。夫豈徒以抒下情。庶可爲來世之惇史所採據焉。趙子曰。夫大臣之壽。非小臣比也。大臣以社稷之壽爲壽。大臣賢則社稷壽。社稷壽則大臣壽。漢以後臣道不明久矣。大率以小臣爲近民之官。大臣自以地位陵絕忘民。不知大臣之繫於

民愈大愈急。何也能壽其民。乃能壽社稷也。公昔爲儀部。見東宮久不立。而戚畹有窺伺妄言者。上疏劾之。上爲奪俸一年。其人方貴盛難犯。不意若此。明年公遂上疏。言立東宮不宜更遲。其詞極直。內閣及金吾皆傳上大怒。欲削籍。猶未已。且廷杖公。一給諫夜過。公告之。公漠不爲動。呼酒與飲。至二鼓乃罷。上竟不罪公也。繇斯以談。公爲儀部。則思壽社稷。其出撫於外。則又壽民以爲社稷計。然上之於公。可謂培養信任之矣。社稷生民之壽。未有艾也。以天之道。宗社之靈。公之壽豈有極哉。余聞諸長吏。奉公教令。皆飲霜雪。流雨露。以壽億萬民。古不云乎。人所歌舞。天必從之。是卽所以壽公矣。何謂無可爲壽也。

壽大中丞瑞翁崔老先生七十序

古之君子在位。而人皆愛敬之。則爲詩歌以抒其意。欲其萬壽無期。然必以愷悌樂只爲稱。實與吾孔子仁壽之旨符焉。故其爲君子者。果皆臻上壽。榮號名。若太公畢公之倫。所謂人所歌舞。天必從之者也。第古今之久。生人之衆。在位者未必君子。而又多壽。其人亦可指數。於是天之道。聖人之言。有時而不可信。夫天之道。聖人之言。皆不可信。則天下無復可信者矣。是爲善無益。爲惡無傷也。夫天者。人之父母也。子之富貴且壽。其孝耶。則父母悅之。其不孝。則父母弗悅也。此其在天者異也。君子在位。人人欲其眉壽也。小人而在位。則有詛之以三物者矣。此其在人者異也。試使人平晝清夜自念曰。吾平生所爲。其宜富貴宜壽耶。其弗宜也耶。宜而得之。猶恐其溢。弗宜而得之。必且怱然汗出。而不能自安矣。此在我者異也。

然則言壽而歸之君子。不亦可乎。余同年友獲鹿崔公者。生而無嗜欲。無機心。若上古之人。居於深山。而偶涉中區。視夫驅驅焉營營焉譏譏焉睭睭焉者。若羣兒之嬉戲。而禽蟲之往來。不問其所謂也。余嘗與公同學於恆山講堂。公衣冠言動甚樸。然文學藻贍。與余同鄉舉。先成進士。自爲縣令。以至中丞。其德不改。所至不爲卓鷺求名。而務愛民。若溟沐之雨。浸於苗根。而漸達溪谷。此非詩之所謂愷悌樂只者耶。今年七十矣。而其形容精神不改。非夫子之所謂仁者壽耶。公嘗榷稅九江。往時鮮不富者。公初至。吏胥以奇羨陷公。公仰而誓曰。橐此者天其絕之。余往爲汝南理時。觀察蔡公廷臣。江西人也。語余曰。自設關以來。無如崔公清。蓋公之清出天稟。所至無不清者。非有意求名而名日起。其備兵汝洛。值歲饑。存活甚多。又繪圖以感至尊。發帑金遺賑。而天不爲災。其有大造於民。而民歌舞之類如此。總之以仁心爲本。然大事之至。所見既定。不搖於羣喙。不惕於毀譽利鈍。播州初平。當事者以公往救之。士酋欲以金購播州地。公力持不可。則所謂武以達其仁者也。公今既貴矣。既壽矣。以揆之於天。是天之所悅也。以徵之於人。是人之所祝也。以反之於心。是心之所自信也。夫是乃足以爲壽矣。是時公撫關中。有感於人言。浩然欲歸。余聞公之在關中。吏畏而民安。賦平而戎飭。名先人。官後人。清者蒙譏。濁者安居。公之不以升沈毀譽爲意久矣。余生平不解爲諛。誠服崔公之淳德。邑之親友。屬鹿陽孫公徵余言。以爲公稱觴。其倘及公之歸也。則余亦執榼以往焉。

賀榮封御史大夫碧衢左翁八十序

語曰。行道有福。非言行道而天降之福也。行道者。卽爲有福也。道莫大於忠孝。天下皆人也。忠孝則爲顯人。何福如之。然則無與於天耶。非也。是荀卿雩而雨。猶不雩而雨之說也。夫忠孝甚難成也。遇主之難尙矣。有君而無臣者。殊亦不少。父子亦然。而父母俱存。兄弟無故。孟子以爲其樂過於王天下。蓋難之也。且事君必忠。而後可以爲孝。而范文子直言。武子用杖。則苦於難兼。不遭時之君子。既末繇盡忠。耕田負米。以奉其親。而謂之善養。於此心終不能慊。忠孝之難成也。豈非以天道之不可知哉。易曰。積善之家。必有余慶。爲仁繇己。父不能必之於子。積善則可以動天矣。桐城有碧衢左翁者。御史大夫左拱之之父也。少而稱才。博學爲儒。不售。以其學隱。其先世之遺貲。足以養親。與元配周事。父面溪公及母。稱孝。母早世。事繼母。人無間言。面溪公好施。置義倉以活貧民。剏義塾以訓里中。蒙士稱德門。碧衢公修其遺事。戊巳洊饑。約腹以飢姻族。疫甚。匿其家。輒免。蓋有神告之云。及生拱之。兄弟鬻產爲之延師。家日削矣。而拱之舉於鄉。修德行。善益力。時時手一編高吟。與諸孫讀書聲。琅琅相雜。興至則尋幽選勝。扶杖獨往。仰雲霞而俯魚鳥。意甚樂也。拱之旣仕爲御史。翁舉孝經事君立身之訓以勸之。曰。勿以我爲念。此時當萬厯末年。羣小用事。幾成金虎之亂。天降大割。拱之與楊文儒給事。屢蹈不測。戴翼聖主於孤特危險之中。果能顯親揚名。如翁之所期望者。拱之晉御史大夫。翁封如其官。周爲恭人。翁今年八十。恭人七十六矣。瑟琴之

好彌篤。如賓之敬不衰。拱之兄弟九人。皆恭人出。青衿者八。今年季舉於鄉。孫四十餘人。七爲青衿。曾孫男女各十餘人。子孫中有微恙。恭人摩其頂輒愈。姻婭中舉兒者。咸願母之。疏者亦託言某家兒。勝於所保。十月某日。翁懸弧之辰也。諸縉紳賀之。欲得余言以祝。夫翁之壽。不待祝也。翁旣多陰德。而又坦蕩恬靜。於世之紛華靡麗。無所不忘也。業已超出俗情之外矣。而又濟物而忘其身。而又勉拱之以致身爲國。此臣子之分也。而忘其爲名。是又超出俗賢之上矣。夫仁者以靜壽。無所不忘。靜之至也。故曰翁之壽不待祝也。拱之爲余言。其先左邱明之裔。避隋之亂。於江南涇縣。有左難當者。聚豪傑以保江南六郡。後歸唐。封戴國公。歿稱難當王。言其忠勇絕倫也。涇上迄今祠祝之。其子孫甚多。及黃觀起義兵。抗靖難之師。有兄弟二人從之者。敗則匿姓名。家於桐城。四傳而至面溪公。父松坡公。雄於貲。以五千金。剏橋。今名里仁橋者也。繇斯以談。左氏之於善也。積矣。至翁而綦厚矣。其福壽詎可量哉。古之帝者。尊事三老五更。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。以天之所篤祐。人君之所宜隆也。漢明帝幸辟雍。嘗行之矣。然全福如左翁者。古今所希聞也。明年上幸辟雍。有建斯議者。則左公宜被蒲輪之徵哉。

壽鹿陽孫公七十序

洪範曰。嚮用五福。五福者。一曰壽。而攸好德與焉。嚮者天也。好者人也。福出於天。而人能致之。則非所謂莫之爲而爲者矣。故世儒往往致疑於天人之際。而不知天卽人也。有爲卽莫爲也。孔子仁者壽。洪範二

之。孔子一之。二之。卽一之也。仁者所謂君子也。非仁者不可謂君子。君子者。抱道而不貳。執德而不疑。可貧可賤。可富可貴。可毀可譽。而不可捫也。有壽之象焉。古之君子。有得行其志。安天下。便國家而壽者。召公是也。有不得行其志。頤性葆真而壽者。曾子是也。夫召公身爲三公。當農桑時。慮民之煩勞。不舍鄉亭。聽訟棠樾之下。曾子身爲匹夫。行先王之所難。其驕大夫也。常以浩浩。此二君子者。豈知天下有富貴貧賤哉。此其所以壽也。鹿陽孫公。自成進士。爲司李。行意而無所徇。杖道而無所懼。直指有所欲觸。公以爲賢不可。而其過荊州時。權相勢方盛。苞苴塞門。其子弟舉於鄉。賀者肩相迨也。孫公獨否。其所至皆竭其心力。以爲永久便安之計。而所不得爲者。卽奏記當道興除之。當道皆知其君子。而內以爲古。不善趨時。江陵小人。專用奔走受教者。是以公僅不斥。順次稍遷至廉憲。而以舉陽城太宰之子。被誣貶官。遂不復出。明農課塾之暇。以觴詠琴弈爲娛。甚樂也。蓋自江陵積威所劫。科舉無復公道。諸公子皆先得試目。而雇人構之。閱其文則無不售者。或以孫公爲李。不阿江陵。而爲廉憲。乃阿陽城乎。固也。孫公之爲人。自無此意。正不必精言之耳。孫公之歸。蓋壬辰五月也。而是年正月至今。執政放手弄權。黜天下之君子。殆無虛月。省寺恆至空無人。山谷閭閻皆滿。徒使天下國家不得其益。而君子用其所爲天下國家者。以保其身。安於泰山。而壽於松喬。何爲其不樂哉。彼小人固亦有壽者矣。然君子之壽。道德之所延也。天地神明之所相也。兆人之所祝也。彼小人者。何以稱焉。譬之松柏之茂。凌冬不凋。以其瑰姿美材。氣味芬芳。誠有

足觀者。假使荆棘之類。而亦凌冬不凋。適益之醜耳。孫公今年七十矣。夫婦偕老。子孫才而且多。耳目聰明。神氣益旺。鄉黨親識。皆因郭華伯侍御。屬言於余。以爲之壽。余於孫公而益知君子之貴也。天下無道。君子受小人之害。以不得行其志。然君子乃緣是以專心於道德性命之中。以永綏壽命。夫均之富也。而君子之富美。均之貴也。而君子之貴榮。均之壽也。而君子之壽康。均之多子孫也。而君子之子孫樂。君子無所不可。而小人無所可。夫人奈何其不爲君子也。華伯聞余言有當於心。曰善哉。有位者聞斯言。則天下國家可壽也。孫公其必欣然舉諸公之觴。

壽和翁周老公祖序

余林居久。頗留意於養壽之事。略有所窺。大都沈潛凝重者壽。愷悌寬厚者壽。此壽質也。而遇有隱顯。隱者用之以美厥靈根。顯者用之以濟天下之事。安天下之人。皆可以壽。余每以此觀人。鮮有失者。余郡二千石周公。其先大人曾爲郡理。余得望見之。蓋仁人君子也。用法平恕。極有恩德於士民。周公自幼以才稱。好學。及長。居身儉朴。處鄉人謙退。甚有美譽。余聞之殊喜。不謂復來典郡。豈非士民之福哉。公成進士。爲廷評。仕人以廷評爲閒局。率欲跳而之。郎署。公坦然肅然。出公門。入私邸。不妄交游。求名譽。不干謁時貴。久之當事者覺其賢。五年當恤刑。以公之督中。其所平反甚多。皆合天道。協人情。爰書至京師。人人驚服。當事者乃知周公果賢者也。故以公守真定。天下大郡四。真定居一焉。然於畿輔千里居中央。於天下

爲四輪之區。國家之棟柱也。其地不啻重二千石。不啻等方岳。海內恬熙日久。人尙奢華。百邪俱作。而歸於好利。錢穀之朘削。士大夫宜所不忍。而太宰至以爲言。公天性皓潔。一切出納。付之其人。不能不坐觀耳。屬吏望郡朝。若皓日之射目。冰玉之瑩神。不敢動苞苴之念。始至。侮法害人者。環列階下。姓名具得。第取其甚者正法。餘皆明舍之。曰。不悛者僵矣。始至。文墨之積若山也。囚徒之待鞠滿圖也。其所關聯牽引滿城也。電矚而霆斷之。不數日而几閣空。州者歸州。邑者歸邑。重者往往輕。輕者釋。贖者免。又性不喜榜格。兩造旣備。爲決是非。輒罷去。往時吏卒數至州。邑督事甚騷也。自公至。絕不遣一人。雞犬皆寧矣。公嘖笑不苟。和氣盎然。至於事所當爲。法所當執。不撓於彊禦。不怵於利害。中黃賁育之勇。無以加焉。夫周公者。非所謂有壽質。而用之以安天下之人。濟天下之事者耶。是故三十二城之長吏之父老子弟。無不頌仁明。感恩澤者。天居高而聽卑。公之膺百福。臻永年。不待子卿之相。季主之卜也。公恤刑。晉中所掀而活之。覆盆之下者多矣。然猶可數也。典郡以來。獄訟之所平反。無論也。督屬所開荒田振業者。淫霖爲災。所發倉廩給及請兩臺奏蠲田租者。所設粥食虛者。此皆不可指數也。積功種德。若斯之盛。足以福及子孫有餘。且三晉之人。世受周公之恩德。家頌戶祝。其禔福可勝道哉。先是楚相擅朝。盡毀天下之書院。眞定故有恆陽書院。至周公乃以傳直指之檄復修之。聚英才其中。親爲講藝。匡扶世教。興起人文。豈小功小善也哉。諸長吏及公誕辰。屬余文壽焉。余以天道人情。知公之必壽。夫余曷能文。第養壽之事。留意頗

久所言當不虛也

壽西渠李老親家八十序

今夫千尋百圍之松柏。閱縣曠久遠。而亭亭菁菁。色蒼而神悅者。則必其結根於窮巖絕島之中。人跡之所不能涉。斧斤之所不及。兵燹之所不入。故得以全其天性而無患。惟人亦然。深山窮臯之中。往往有隱人焉。遺榮貴身。逃世獨處。閉目而不視。絨耳而不聽。塞兌而不言。藏身而不動。虛心而不思。以儲精頤神。而又吸二氣之精英。竊三辰之光氣。噉草木之華滋。被雲霞之漸染。受風霆波濤萬籟之靈響。澡漑神明。灑練五藏。變易毛髮骨髓。故能遺世而長存。與山石無極。余所親西渠李公。今年八十。甚健。能乘馬。其鬚鬢無白者。人疑其以綠藥塗之也。夫李公少而爲郡諸生。足致祿位。以其先世爲執金吾。棄之入京。襲祖職。執金吾之勢故重。李公自世宗朝。以才幹著名。屢承上命。緹騎下郡國。稱意旨。陞敘加等。恩隆所生。李公固非深山窮臯之士也。其效力於國家久。非暇閉關習靜也。居長安芬麗之中。非能不見可欲也。然而李公若彼者。此則幾於古之靜者乎。韋布乎芾冕。山林乎市朝。岑寂乎喧囂。逍遙乎鞅掌者乎。此則有得於貴己之術者乎。蓋亦天之所嚮用焉。公嘗遠逮一時貴。其人慮緹騎之躁其家也。則駕艇以迎。儼從仍欲至其家。公叱止之。其人感不勝。以重賂進。公不受。事絕。其人重拜去。於是朝紳聞之。皆以爲公長者。而是時公年六十六矣。前此無子。是歲舉一子。僉以爲天道不爽。公之壽殆未涯也。孔子曰。仁者靜。靜則壽。

養生家以爲此修練之說也。審如此則當言靜者壽耳。仁者愛人。故不擾人。不擾人而顧自擾乎。不擾之謂靜。之謂仁。故可以安身。可以安人。可以得天。李公其庶乎。余姪清翮。公之壻也。余嘗疑公之壽。必有異術。屬余姪問之。旣而聞時貴之事。曰吾得之矣。遂書之使往稱觴。

壽仰西雷君七十序

世之論者。見牽車服賈之中有賢人焉。則曰是商隱也。此繇於好仕進。遂以概天下之人。士農工商。生人之本業。治古之時。何人不賢。好修之人。何所不勉。豈必仕進而後稱賢乎。是率天下顛蹶於富貴者也。於是吏隱之說生。夫吏則非隱。隱則非吏。吏而爲隱。是言而云默。馳而云坐也。安得此欺世語乎。澆薄之世。人皆以仕爲華。不得已而後農焉。工焉。商焉。故以其賢人爲隱。然則仕者皆賢人耶。農工商皆不賢人耶。謬矣。謬矣。夫仕者能修其身乎。能營職不懈乎。能取秩祿不牟乎。能無害下民。能知止足乎。此則賢士之所爲也。而求之於世。何其罕睹也。大都士其迹而商其意。且非商之正意也。皆所謂壟斷者也。商卽貪而巧。爲贏可賁也。仕者爲之。卽其贏不賁。其害亦不賁。故凡時之衰亂。而民之弗康。皆士之所致也。而三者不與焉。余友張叔立。爲余言所善南昌鄒君時雨。商之賢者也。雅好讀書。時時稱說今之文章家。其善者大抵模擬若優孟。勦襲若偷。獨喜余之所爲文。余謝不敢當。無何而鄒君因叔立請余文。爲雷君仰西七十壽。蓋雷君之與鄒君。猶信陵之與平原也。雷君先鄒君而商於吾趙。鄒君曰。雷君天性孝友。事父母及

庶母皆愉愉得其歡心。兄弟三人極相愛。仲弟之子長於己。子婚娶必先之。季蚤世。撫恤其家。恩勤備至。雷故茂族人衆。皆以恩綴之。周匱振弱。嘉善遂能。無間親疎。曰同源共本。孰其爲疎者乎。君牧己以卑。飲人以和。而其中卓然有所自持。遇事毅然無所反顧。曾有無賴訟之於郡朝。君大夫知雷君善類。枉訟者將坐之。君爲之固請得脫。其人徒跣泣謝。君溫諭罷之。相與和好如初。君晚年家產益豐。子孫繩繩。有仕者。遂不復北來。日掃一室。讀古今名人之文。與至則結侶出遊。送飛鳥於高雲。觀躍魚於綠水。適然甚樂也。雷君今年七十矣。而形茂神彊。不類七十人。叔立亦嘗識雷君。知其賢者。今天下風俗之美者。無過江西。游宦者多取金錢。得罪名教。歸家卽鄉黨不與言。聞南昌之士大夫。皆重雷君之誼。與之往來。締爲婚姻。以視夫仕而貪。驚害民。以自爲膏者。誠相遠甚。齒老分盈。夢家鄉山林。以爲不祥。何如雷君晚節里居。擅林泉之樂。不宜仕者恆仕。雷君之賢。宜仕而未仕。何必稱隱。其宜壽也。則壽且未艾哉。

壽李母袁太孺人序

余大母李太孺人。汝立之父別駕公之姑母也。余爲家孫。生而蚤。先君子及余。皆嘗與別駕公同爲諸生。先君子晚而舉余妹。以女汝立之季弟。李太孺人蓋數稱袁太孺人之賢云。袁太孺人有一女。未有子。乃娶趙孺人。及董孺人。趙孺人生汝立。生汝立時。別駕公五十一矣。甚喜。袁太孺人尤甚喜。推燥就溼。視之不啻己出。旣而董孺人生汝實。趙孺人又生國任。太孺人愛之。猶汝立也。其姊已適柏鄉趙氏。視之不啻

同胞焉。別駕公仕爲河間郡學博。旣而爲南陽東昌郡別駕。太孺人皆不之任。曰：「任中閒，吾性所不能，卽恐坐殺。」而居家督耕種蠶織，儉薄易奉，恆如未貴時。以是別駕公所至厲清節，空囊往來，而田園不荒，資業尤存。太孺人不之任之故也。別駕公猶見汝立爲諸生，年十六矣。汝立受別駕公遺命，從學於余。余第爲之論文，汝立苦學，不啻嚴父師督趣之者。每讀書恆至夜分。太孺人欲其臥，不從，曰：「孰也？」讀書而病者乎？太孺人憐其志，則爲之釀酒脯肉，具諸飲食，令無饑渴。汝立資敏而學銳，弱冠卽成進士，升龍鳳之署。今國任亦軒翥將翔矣。太孺人之教也。汝立之宦京朝也。太孺人乃之任。久之，汝立念太孺人居邸舍中，不若家居之適也，請告而歸。今年八十二矣，尙健。其督耕種蠶織如嚮時。膝下有兩孫，甚懼也。除月七日，其初度也。諸賓婚問所以爲壽者於余。余不佞，以爲太孺人之賢達，閨中所未易得也。自后妃以至於士庶人，皆欲得意，得意矣，皆欲成子姓，以無子爲極悲。卽他人有子，非吾子也。勤家節用之意，往往而衰。太孺人順所天之志，軫宗祀之重，以有子爲喜，而無人我，可不謂賢乎？人之所謂極悲，而以爲極喜，然誠可爲極喜也。有子如汝立者，榮耀光華，同於自出，而聲名過之，可不謂達乎？余聞里中諸母，每論袁太孺人及余大母之性行，余大母自余大父未仕時，家不甚溫，親識傭急者以告，輒割所有與之。時至匱竭，家人頗以爲苦。然大母視人之饑寒，甚於己。其天性行之出無心，非人所能學也。袁太孺人則一錢不妄出，外家有私乞者，卽正色拒之，曰：「吾家僅足支耳，寧不爲兒子計耶？」袁太孺人可謂善學余大母者也。榮耀光

華世所不乏。惟賢達甚難。壽亦人所時有。惟賢達必壽。其壽益光。請以是爲太孺人稱觴。

壽歐陽母王太夫人六十序

余居於秦陸之野。靜坐繙經。以其暇日。課童蒔植。啖英含滋。見夫根幹之脆弱者。占護甚勤。猶恐顛顛。冬則窟藏以待春煦。恆棄去之。曰。奈何役心於此。此游間無事之人。所以飾亭館而供玩弄者也。彼夫深山幽壑之松柏。人迹不至。剛風之所震撼。烈日之所灼爍。洪波之所衝激。明霜積雪之所栖集。適足以堅其腠理。而暢其精神。故能干霄直上。爲夏屋明堂之需也。英雄豪傑之士。亦若是焉矣。其所以成德業而垂休光者。率從艱難困苦中得之。自古及今。歷歷可數。邯鄲宰歐陽公者。蜀之名士也。其父歐陽翁明經高第。秋試屢躋。至庚子鼎試期。病不能赴。此時歐陽公弱冠。學已成。翁欲其赴試。公遽延不肯行。翁曰。爾以我病耶。行乎。則可獨矣。公不得已而行。獨母王太夫人與幼弟居。頃之翁病益篤。太夫人恐一旦不可諱。而萬無能支也。則夙夜籲天。請以身代。且割股肉入藥中。以進。翁飲之頓蘇。歐陽公試已遽歸。及見翁以爲必售。而復不售也。乃謂歐陽公曰。爾之於學茂矣。而運數未利。無庸懔懔爲也。翁竟不起。家貧甚。歐陽公竭力送養。其學不臥不休。至己酉乃舉於鄉。明年成進士。爲邯鄲宰。人謂歐陽公名士久不售。今乃得意矣。不知公之心。無一食一息。不念父病時。使己赴試。母割股以留父須臾。待己之歸。歸矣。又望其得舉。而竟不果所望而逝也。卽太夫人從崩摧切剝。嗚咽涕泗中。見其子之得官。亦豈能一食一息而忘之耶。